

王邦雄思想對「休閒教育」的啟示—儒家角度的觀點

紀俊吉

臺中市立烏日國中教師/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休閒觀念」是人類既有文化之一，同時也是近代受到關注的議題，並逐步衍生出「休閒教育」的概念。當前對於休閒教育的研究多從實務層面著手，較少關注到休閒教育的理論基礎與哲學層面。因此本文借用王邦雄的詮釋，擷取儒家思想角度進行理論基礎的探討。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透過儒家思想的角度，探究休閒教育的內涵與其「教育」意義。總括來說，本研究認為，休閒活動的規劃有其心理及生理上的需求和意義，同時也具備厚實的文化內容，均需要透過教育的路徑傳承、繁衍、推展。儒家思想的引用則為休閒活動設立了道德倫理上的基礎，使休閒活動具備更明確的教育意義與價值，提醒在休閒活動規劃上必須能促進個人生長，朝「向上」、「向善」的正面方向成長。文中並提出了教師在休閒活動中所具備的角色與作用，一方面是休閒技能的傳授，一方面則是典範的樹立及引導。文末則以一通盤觀點作為結論，再檢視本文論述脈絡提出相關研究建議以供研究者進行後續研究，充實休閒教育的理論基礎。

關鍵字：《論語》、「休閒—教育」、當代新儒家、教育哲學

The Inspiration of Wang Pang-Hsiung's Philosophy on Leisure Education – From the Confucian Perspective

Chi-Chun Chi

Taichung Municipal Wurih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

National Ynu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ssistant Professor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Leisure is one of the existing cultures of human and also a topic of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from which the Leisure Education was derived. Most of the current studies on Leisure Education start from the practices, but its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rouses less concern. As a result, the study discusse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rom the Confucian perspective based on Wang Pang-Hsiung's comments, aiming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of Leisure Education. In summary,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leisure activities are required by and meaningful for both mind and body, and the rich cultural contents have to be inherited, developed and spread by education. The Confucianism has formed a moral foundation for leisure activities to clarify their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t also reminds the planners to create activities with a growing power that makes people positive and virtuous. The study also mentioned the roles of teachers and their effects in leisure activities, namely, to instruct the leisure skills, and to build a model for students to follow. Finally, a conclusion based on an overall consideration was given to review the discussing context,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and enrich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Leisure Education.

Keyword: Confucian Analects; leisure-education; New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educational philosophy

壹、緒論

休閒概念的興盛與整體社會演變關聯性甚高，基本上與娛樂產業、科技進展、生活條件乃至與國家政策的牽連性頗為密切，吾人以為，當中最關鍵處當屬「文化」條件。蔡宏進曾說「在休閒活動中乃可發揚文化的價值與功用」¹，蔡氏之說顯然站立在正向態度檢視休閒與文化間的關係。進一步要思考的是「文化」對於休閒活動的作用是否必然均是「正向」呢？1992年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舉辦「中國休閒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針對休閒文化與休閒思想進行學術面向的檢視，會後的論文集直陳：

這是一個「休閒」的時代，也是一個「休閒」氾濫的時代，更是一個「休閒」意識混亂的時代。……然而，反思臺灣的休閒現象，不難發現，流行的背後，正是盲目、浮誇的心理作祟；至於休閒理論的探索則付之闕如。²

這篇〈序〉所提及的層面，乃就休閒活動在心理面的浮誇、在意識上的混亂做發言。對照當前常見的社會問題，如青少年飆車、電玩成癮、毒品氾濫，甚至當「夜店文化」成為報章常見名詞時，「休閒」現象可能不僅僅是「意識上的混亂」，更甚至是「價值觀或行為上的混亂」。³當休閒研究偏向工具理性面向及社會科學層面的探討時，⁴缺乏哲學思辨的引導，文化的價值與功用將難以在休閒活動上發揮其正向的指引作用，無法匡正偏頗的休閒活動，更甚至因為缺乏對科技化、商業化休閒活動的反思及批判，⁵使得缺乏價值意義的行為也被冠上「休閒」之名，而成為了「文化」的一部分。⁶

這些休閒現象顯然牽涉到倫理議題與價值判斷的思辨，當從休閒哲學的觀點進行討論，作為判斷依據。吾人以為「在休閒活動中乃可發揚文化的價值與功用」之說可視為休閒與文化間的一層關係，另一層關係應當考慮的是「文化的價值與功用在休閒活動中可提供那些作用及引導？」，而這層思考的關鍵需依靠在正向價值觀的引導與作用，使休閒活動不只是身心調劑平衡，更使參與者從中形成或實踐既有的正向文化價值，並保持身心狀態的穩定健全。而這個問題涉及到人類價值觀的探討以及身、心正向提升發展的歷程，基本上與廣義的教育內涵極為接近。而在休閒領域中也將「休閒」與「教育」兩個概念相結合，以「休閒教育」名之，探索「休閒」與「教育」兩者間的會通性。

就名詞本身做理解，「休閒教育」一詞豐富了「休閒」活動的內涵，使之蘊含「教

¹蔡宏進，《休閒社會學》（臺北：三民出版社，2005），5。

²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序〉《中國休閒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2）。

³當然，這些現象的產生不能完全只從「休閒」層面做檢討，必須從各種面向作檢視，本文在此僅以休閒研究的視野做出發點，逐步建構本文研究背景及問題意識。

⁴劉千美、幽蘭，〈導言：休閒的哲學、美學與文化〉，《哲學與文化》，436（臺北，2010.9）：1-7。

⁵沈清松，〈休閒與自由：在科技產品與多元他者網絡中的論述〉，《哲學與文化》，436（臺北，2010.9）：91-104。

⁶或許有讀者會質疑：文化是否必然是正向的？而此段落所要表露的是「文化層面的價值意義」，在界定上則屬於哲學領域道德秩序、真、善、美、聖等正面價值。勞思光先生認為文化的根源是追求超越自然的秩序和價值，是一種價值意識的實踐，而且需要通過改進與修改的歷程以求趨於完善。勞思光，《文化哲學講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85。相對而言，如果一項文化的存在無法提供正面價值或逐漸屏除負面因素，則該文化是否有存在的意義或許是需要審慎思考的命題。

育」意義，肯定休閒活動過程具備教育活動導人向善、向上發展的價值意義。然，若就當前相關研究成果做檢視，對於「休閒教育」的討論多半集中在工具性面向的探究，張文禎提到休閒教育的定義以及內涵的界定上由於不同研究者從不同面向、立場及哲學思維做分析和發論，因此內容甚為多元。⁷若參考張氏所整理的內容，將發現當前休閒教育相關研究概況，偏向工具性目的，借用教育學相關學說進行分析，或從課程學、教學法、休閒技能學習或是心理認知態度等層面進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則以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典範作為研究模式，反映出休閒教育乃至整個休閒領域的研究範疇中，在哲學或思想面上的研究較受忽略。⁸

劉千美、幽蘭曾撰文提到 1990 年以後休閒文化的相關研究多傾向於文化產業、大眾娛樂消遣等工具理性面向的討論，在中西文化面向的哲學、美學等倫理價值層面的研究則備受忽略。⁹此面向上的不足引起吾人思考一個關鍵層面，當我們認同休閒活動具有正向教育意義的同時，也就需要從教育哲學的立場對休閒教育的內涵進行檢視或批判，藉此樹立休閒教育的規準，梳理出休閒活動的教育蘊義，並以之作為休閒活動的引導核心，然這一區塊的探討在當前休閒研究的領域中是有待開發的。

葉智魁點出在休閒哲學或思想研究上，臺灣對於西方休閒領域文獻的掌握以及思想源頭的瞭解尚有待開發。¹⁰而吾人從劉氏、幽蘭二人論文裡隱約可意識到，雖然中西方休閒哲學、價值的研究成果均受到忽略，然相形之下，中國哲學在休閒理論的研究上似乎更為不彰。當然，這一部分牽涉到整個學界的典範概念（Paradigm），同時由於「休閒」本身也是一個當代的外來名詞，¹¹因此在研究的意識上顯然較側重西方哲學思維的引用或分析。¹²然而若順著前文之說，將可了解到中國文化裡雖沒有「Leisure」的直譯用語，但仍有相近概念與文化的因子瀰漫當中。更重要的是，從文化的角度切入，中華文化融會著儒、道兩家理念，本具強烈的道德修養意涵，以之作為檢視休閒教育的教育哲學觀點，對於休閒教育內涵的建構頗有啟發之功效。

綜合前文推論，歸結出了幾個線索作為本文進一步探討方向，首先，作為指導與行為判準依據的「哲學」在休閒領域的研究中顯然是需要進一步開發的面向，而在學術根基不夠充足的狀態下，休閒活動已從意識、界定的混亂，流向實質、價值觀的迷失；其

⁷張文禎，〈休閒能力與休閒教育策略關係之研究--以個人休閒生命週期觀點〉（屏東市：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論文），9-11。

⁸例如：林瑩昭在〈婦女休閒教育〉一文認為休閒教育是啟迪觀念、教導技巧與在休閒中學習等傾向工具面的內涵；周學雯〈休閒教育對全人教育的影響〉則有較多關於休閒教育哲學面與價值觀層次的討論，但所占篇幅甚少，未能又更深入的解說。林瑩昭，〈婦女休閒教育〉，《台南女院學報》，23（2004.10），53-72；周學雯，〈休閒教育對全人教育的影響〉，《教師天地》，166（2010.6），35-39。

⁹劉千美、幽蘭，〈導言：休閒的哲學、美學與文化〉，1-7。

¹⁰在臺灣休閒學界中，葉氏對於休閒哲學與思想的研究是較多著墨的學者之一，查詢葉氏發表期刊可發現，該氏對於中西休閒思想的對比與注意甚早，但傾向以道家思想和西方哲學觀點作會通，相形之下，儒家的休閒思想似乎尚待開發。葉智魁，〈西方古典休閒哲學之探析：Josef Pieper 的休閒觀〉，《戶外遊憩研究》，16.1（2003.3）：63-82。

¹¹關於名詞語意來源，並非本文重心不擬進行討論，而劉千美、幽蘭在其文中有作相當解釋。參見劉千美、幽蘭，〈導言：休閒的哲學、美學與文化〉：1-7。

¹²就當前休閒研究成果以西方思想、理論、觀點為大宗的傾向，葉智魁〈「逍遙」與「Schole」：莊子與 Aristotle 之休閒觀〉一文已然揭櫫，文中引用「西方中心主義」稱呼之。葉智魁，〈「逍遙」與「Schole」：莊子與 Aristotle 之休閒觀〉，《戶外遊憩研究》，7.3（臺北，1994.9）：79-89。

次，在上個世紀九零年代，休閒相關學界已然意識到休閒理論與倫理議題的不彰，但直到兩千年之後，休閒領域在思想與哲學面向上的著墨顯然進度甚緩；再次，對於休閒領域而言，「文化」是發展的根基，同時也是衍生的成果，兩者關係既然相輔相成，則從華人哲學觀點與文化立場來檢視待當前休閒內涵，對於華人休閒文化的建構極具開發的價值；¹³最後，文化的正向層面對休閒活動具有指引及匡正的作用，富含教育的旨趣於內，凸顯出休閒教育的價值意義，與此同時，休閒教育也需要面對教育哲學的評估檢視，並從中建立活動的參照準則，用以衡量行為意義規準。¹⁴

二、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儒家思想貫穿著華人思想逾千年而不衰，乃為華人生活的文化軸心與行為標準，以之作為休閒教育的探究依據當有其根源意義。從當前資料可知，王邦雄先生（以下均簡稱「王先生」）是最早秉持著儒家思想對休閒領域進行探討的學者之一，¹⁵在〈儒家思想與休閒生活〉一文裡王先生乃從儒家觀點切入，試著闡述儒家思想對休閒生活的蘊意，在當時可謂孤明先發。依吾人理解，該文內隱含著兩個線索，其一，當時對於休閒領域的探究尚屬新興學門，兼之受限於篇幅，王先生對於儒家休閒觀點的論述似乎未能淋漓透徹，而顯得意猶未盡；其二，從王先生的剖析中隱喻著，儒家的思想在休閒生活裡具有人文化成的功效，以之作為休閒教育的教育哲學輪廓，當有其更深層的發揮空間。

統整前文所論，勾勒出本文問題意識之所在，乃將主軸坐落在王先生儒家立場的休閒觀，試著去探究儒家思想對於休閒教育有何啟示？能開顯出哪些教育意涵？而這種休閒教育意涵是否可以作為休閒領域的參考依據甚至是活動準則？

依據前文所提，本文之目的乃企圖從王先生的視野出發，藉由王先生的詮釋角度作

¹³葉智魁在〈「逍遙」與「Schole」：莊子與 Aristotle 之休閒觀〉開宗明義的表述中國哲學蘊含的休閒思想具有其獨特性，也別於西方休閒思想與文化，有其異同之處，別有殊勝，可惜未能充分予以轉化探討。值得一提的是，這一篇發表於上世紀九零年代的期刊論文，曾引用王先生〈儒家思想與休閒生活〉作為中國哲學休閒哲學研究趨勢的代表作，顯然當時王先生作品確為中國哲學休閒觀開拓的先驅之一，但葉氏僅將之引為背景說明的佐證之一，未有進一步分析或探討。葉智魁，〈「逍遙」與「Schole」：莊子與 Aristotle 之休閒觀〉。

¹⁴「教育哲學」為教育學領域中的重要基礎學門，用以檢視與發展教育活動，所涉及的範疇甚為廣泛，在此不擬細究。回歸教育哲學的基礎概念，則吳振鸞的認定當為一合適的說明，吳先生表示：「因為教育哲學的作用與功能，即在於將現實的教育經驗，加以系統化、理論化、抽象化，並使之合理化」。而本文兼採勞思光先生對「哲學之功能」的見解予以綜合，則吾人以為，休閒教育之內涵有需要接受教育哲學的檢核與指導，由此建構休閒活動中的教育意涵，並樹立一個價值論的立場以為休閒活動進行之依據。詳見吳振鸞，《教育哲學》（臺北：五南，1999）：12；勞思光，《哲學淺說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81-82。

¹⁵王先生為臺灣「當代新儒家」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其立場鮮明清晰，秉持著當代新儒家的信念規準，消化西學，對治當代，以求「承續儒家內聖之教，開當代外王之學」。王先生曾於 1992 年發表〈儒家思想與休閒生活〉一文於「中國休閒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後收錄於該會集結的學術論文集，復收編於王先生個人專書《人人身上一部經典》裡。在此篇論文中，王先生即是應用儒家根源思想，企圖消解現代社會的休閒異象，朗現休閒活動裡的創生意義與正向價值。依檢索結果，1994 年之前尚無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探究休閒哲學的研究發表，僅有兩篇研究在內文裡曾引儒家觀點解釋休閒概念，因此王先生當為臺灣最早探析儒家思想與休閒領域之關係的學者之一，顯示其洞見創新並勇於嘗試的特性與時代性。見國家圖書館：<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2015 年 11 月 17 日檢索；王邦雄，《中國哲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出版社，2004），9。

為基礎架構，¹⁶進一步發掘儒家思想與休閒教育間的聯繫，以釐清華人文化中的儒家思維，對於「休閒教育」上觀念有何啟示與引導。本文的研究流程上，先瀏覽王先生相關著作，選取與儒家觀點、休閒觀、教育觀主題的文章仔細閱讀，試圖釐清其重要概念與脈絡。再反覆閱讀重要段落與文章，交叉比對、確定概念，達成進一步視野融合，由此建構研究命題再置入文本中進行理解，彰顯其具體意涵。最後，組織研究結果與內涵，對照本文之目的開展內容呈現進階意義，嘗試引申到休閒教育議題上，試圖從中導引出儒家思想對休閒教育的啟示與其蘊意做為參考方向。

貳、「休閒」、「教育」的連結性之探討

一、論「休閒—教育」的連結性

依前文研究背景中可了解到，從休閒思想的起源到「Leisure」一詞的語意、語源都和古希臘思想有所關連，根據葉智魁的探索可知，當中最關鍵者當推 Aristotle，葉氏接連透過兩篇研究論證，清楚的描述 Aristotle 所代表的古希臘休閒觀點的內涵及旨趣，當中多處提到古希臘哲學裡「休閒」、「教育」或「人格」之間具有微妙的連結。¹⁷以此為底圖，吾人試著從休閒教育的角度另作檢視，由此作為設準，供後續文脈拓展之基。¹⁸

綜觀 Aristotle 思想可知，Aristotle 並沒有直接界定或說明「休閒」的定義，身處古希臘時期，以「幸福」作為人生最高理想或目標進行思考是一核心命題，此點考察 Aristotle 為幸福所設之準將可發現，吾人以為此一主張幾同於 Aristotle 的休閒概念。從「實謂」角度出發，傅偉勳先生梳理 Aristotle 對「幸福」的設準包括四點原則：

- (1) 祇有人類所能踐行者纔算幸福，幸福乃與理性活動有關；
- (2) 幸福是一種活動 (activity)，而非未經實踐的可能性；
- (3) 幸福須與德行相應一致，包括知德(知性之德)與行德(實踐之德)在內；
- (4) 幸福所佔據的時間不是短暫的，而是涵攝整个人生過程。¹⁹

從引文中可知，Aristotle 認為追求幸福的理路乃以哲學思考為核心所開展，以此作為休閒主張而言，則可獲得下列幾個觀點：首先，Aristotle 認為只有人類可以有理性思

¹⁶關於研究方法部分，主要以哲學詮釋學為基礎，並試著融入傅偉勳先生「創造的詮釋學」(creative hermeneutics)的精神與模式，試著去解讀文本中的「實謂」、「蘊謂」乃至「創謂」層次。詳見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臺北：東大出版社，1990)。

¹⁷關於葉氏的論證可參照〈「逍遙」與「Schole」：莊子與 Aristotle 之休閒觀〉及〈Aristotle 的休閒觀之探析--兼論善、幸福、與休閒的關係〉兩篇論文。詳見葉智魁，〈「逍遙」與「Schole」：莊子與 Aristotle 之休閒觀〉；葉智魁，〈Aristotle 的休閒觀之探析--兼論善、幸福、與休閒的關係〉《戶外遊憩研究》，17.1 (臺北，2004.9)：51-75。

¹⁸此處吾人要補充的是，對照傅先生《西洋哲學史》關於 Aristotle 思想的描述可知，Aristotle 思想體系甚為龐大精微，自成脈絡，而關於休閒的相關論點歸屬於其倫理學的範疇中，因此在對 Aristotle 休閒思想進行理解時，當一併考察 Aristotle 其他思想脈絡，尤其是形上學、倫理學乃至於政治學、藝術論的觀點，同時也要留意 Aristotle 的師承關係與反思，方能掌握 Aristotle 發論的根基以及推論的終點。傅偉勳，《西洋哲學史》(臺北：三民出版社，1965)。

¹⁹傅偉勳，《西洋哲學史》，143。

考及活動的天賦，並由此獲得幸福。也就表示了，只有人類有休閒的需求及能力，而在休閒的過程中也必須奠基於理性和德行的基礎上；²⁰其次，幸福是「活動 (activity)」的說法具有實踐意涵，亦即，幸福不是單純的計畫或是描述，而是一項可具體實踐的安排，也就是「休閒活動」的落實。重點在於，透過實踐獲得體驗，對於「幸福感」的體驗；再次，Aristotle 的說法顯然認為，人的一生應當是幸福的一生，換言之，這一生都必須沉浸在理性思路之上，不斷實踐著「知德」與「行德」的活動上，由此形成循環，成就周而復始的幸福人生。

所以，Aristotle 思想所直陳的是：「人生的無上至福是一種理論的觀照 (to theōrēsai) 生活」²¹，傅偉勳先生進一步分析 Aristotle 「至福論」所涵括的要素有六，當中除了延續前說，強調理性觀照是人類最高活動之外，同時也表示快樂為幸福的要素之一，而理性思考是最愉快的活動。更重要的是，Aristotle 的觀點中，認為幸福是含蘊著閒暇，也只有哲學的探求可以領略閒暇的滋味。²²

通過上文的論述，吾人認為以 Aristotle 為代表的古希臘休閒觀，乃以哲學思考作為最高的休閒內涵，而這僅僅是一個泛稱，若依傅先生的解說，這一種哲學思考的對象是「知德」，其所涵括的範圍甚廣，其中包括著五個層面「技藝」、「實踐的智慧」、「科學」、「叡智」以及「哲學的智慧」。²³兩個幸福的必須條件包括了「知德」與「行德」，若吾人理解無誤，則 Aristotle 的休閒主張乃指哲學思考的歷程，此一歷程包含著「知德」、「行德」兩項要素。而在「意謂」角度作推想，兩項要素中的不可替換因素則是「德」，顯示，希臘休閒哲學中，合乎「德」是一切行為是否正當、合法的前提。²⁴

依據前文所論可見「休閒」的概念分析可源自古希臘哲學，對照 Aristotle 的「至福論」解釋休閒的內涵，將導向善的內化與修養，是「知」、「行」、「德」三位一體的教化過程，當中最理想的休閒活動乃是「哲學思考」的歷程，「哲學思考」的內涵則成為人們獲得幸福的大道。²⁵其次、這也顯示了 Aristotle 思想中，透過「休閒—哲學」的思辨可以發揮人性中的善，而這個「善」本身即目的，也是人類最大的幸福途徑，這當中同時包含著對「知」與「智」的追求及實踐。就這一層面而論，這一取向實際上也與廣義的教育定義一致，因此「休閒」與「教育」的連結遂具有合法合理的立場及脈絡。²⁶

上述的說明顯示了，在古典休閒觀點上「休閒」與「教育」是一體的互通概念，在

²⁰據此說，則明確切割了人類與動物的差異，某些動物或許有自我取樂的行為，但這種行為不具備理性，同時也不會涉及到德行的意涵。

²¹傅偉勳，《西洋哲學史》，148。

²²傅偉勳，《西洋哲學史》，149。

²³參見傅偉勳，《西洋哲學史》，146-148。

²⁴傅先生書中提到：「他 (Aristotle) 認為能夠獲致善或目的的行為纔是『正當的』……同時，又有高低不同善之層級……層層挖掘善之義蘊，認為終可尋出人生的『至善』」。換言之，Aristotle 所主張的倫理觀點必定要有善的成分，又由於善具有層次劃分，因此可推導出「至善」的存在，而且在各種層次行為或活動中都可以有善的意蘊在其中。參見傅偉勳，《西洋哲學史》，142。

²⁵在吾人的理解上，這一層關係的建立已經使「休閒」與「哲學」兩個概念獲得了連結的基礎，甚至這是一個必然而不可取代的基礎。

²⁶歐陽教先生指出「教育」是一個複雜又複合的概念，最簡捷的說法是：「只要合情理、可實踐、具成效，這就是教育」。又說：「教育是教人成為好人的方法和過程」。分析此說，顯然廣義的「教育」蘊意必須包含「向上」與「向善」兩個元素，則強調「知」、「行」、「德」三位一體的古希臘休閒觀也就符合教育概念的條件，而「休閒教育」之說當可成立。詳見歐陽教，《教育哲學》(高雄：麗文出版社，1999)，8-9。

休閒過程中同時連結「知」、「行」、「德」的意義，並強調實踐面向，使人導向幸福人生。這一部分的論證與儒家思想的休閒觀甚為貼近，兩者都同樣強調，「知」、「行」、「德」合一的調節，而引人向上、向善，可以「內聖外王」含括之。²⁷循此模式，則吾人以為儒家思想具備極佳的發揮空間，足以和西方古典休閒觀遙相呼應，²⁸對於休閒教育領域具有相互啟發的價值，然鮮少被注意並予以發明。接下來將依據王先生的詮釋，吾人從「創謂」角度試著解讀儒家思想對休閒教育所具有的可能意涵。

二、論「休閒—教育」連結的必要性

吳靖國曾以結構概念探討「詩性—智慧」的教育哲學意涵，論證出前者的原初特質和後者的人文教化的蘊意。²⁹本文借助這一模式進行理解，透過王先生的對儒學的消化與洞見，「休閒—教育」的結構論述或許可呈現另一層意義。

引用此一「休閒—教育」結構概念，則可將休閒活動的發起視為人類既有需求的展現。³⁰若採用吳氏的界定，則吾人認為「休閒」的起源當為原初人性的內在特質之一，而依據前文徐元民的描述，原初人類求生活動之餘，創發性的衍生出具備休閒意涵的活動以自娛，此說為本文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以資串聯。此外，賴文仁從相關文獻中彙整出「宗教」與「休閒」的關聯性，從吳氏論點上則可印證「宗教」與「教育」以及原初人民智慧有著重要連結，由此可約略見識到「休閒」、「宗教」、「教育」在原始人類中並生共存的狀態。因此吾人推論「休閒教育」與吳氏所謂的「詩性智慧」在意涵架構上頗為貼近，和「詩性智慧」那種帶有野蠻、強力、私欲、想像、熱情的特徵有相似處，但又帶有更多的娛樂意義以及滿足感官的傾向，同時某些休閒行徑也和詩性智慧一般，同樣是缺乏理性的延展和思考。是以吾人以為「休閒」的底蘊也是一種接近原初、素樸的性格，³¹而「教育」活動的介入就是一個引導的過程，一個引導人性中善意生發的過程，在吳靖國的研究中以 Vico 的「智慧」調和，王先生則以「仁心」為中介。

從「創謂」立場闡述，「休閒—教育」的潛在蘊意將顯示：休閒活動乃人之天性，

²⁷葉智魁曾評論 Aristotle 的主張立基於階級制度上，也牽涉到古希臘哲學的核心觀點，在「靈魂論」的思考範疇上，就未站立在平等概念上做發想。依循本文之旨趣，本文則提出另一個需要考慮的觀點：若論證休閒教育可做為教育的一環節，則依照 Aristotle 的主張，休閒教育應當是人類終生歷程的核心。這個論點上涉及到「終生」與「教育」兩個概念，如此則隱含著一個需要考慮的疑問，也就是 Aristotle 的論點似乎是以古希臘成年人為思考的對象，更精準地說，在 Aristotle 的觀點上，只有哲學家有這一個資格做休閒活動，並將休閒做為教育的歷程。所以，當涉及「終生」與「教育」兩個概念時，應該有不同生涯階段做思考點，而不同的生涯階段亦當有不同的休閒教育需求或發展，但在 Aristotle 的主張裡似乎較少作這一步的論證。

²⁸雖說是內涵相近可做呼應對比，然而必須注意，如同前文註解中提及的，Aristotle 的思想有其脈絡性、時代性、地方性格，要了解 Aristotle 的休閒思想必須要依靠在其倫理學及形上學的根基上。相同的，儒家哲學也有脈絡性、時代性、地方性格要納入考量，雙方可謂各勝擅場，可為會通不宜比附，同時也不能強分高低。而本文所欲凸顯的乃在於，華人社會及道統軸心是儒家，因此，掌握儒家休閒教育觀點，並順此觀點探究在華人社會的休閒行為當貼近於華人本有思維，就其價值性及可行性而言，亦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同時貼近華人思維的教育觀，該哲學觀具有實際指導行為的意義。

²⁹吳靖國，〈G.Vico「詩性智慧」的哲學構造與教育意涵〉，《教育研究集刊》，50.3（臺北，2004.9）：31-59。

³⁰徐元民，〈體育學導論〉（臺北：品度出版社，2003），18。

³¹徐元民，〈體育學導論〉；賴文仁，〈以旅遊人類學觀點初探文化慶典個人參與者體驗歷程以大甲媽祖繞境進香活動為例〉，《民俗與文化：民間信仰儀式專刊》，7（臺北市：博揚文化，2002.6）：87-105；吳靖國，〈G.Vico「詩性智慧」的哲學構造與教育意涵〉，52。

透過教育的融入、引導，將能約束休閒意念中，人性原始的面向，從中引導休閒行為朝向理性覺知、身心統合的理路上，凸顯人文化成的深意。

順著這一段論證將導出「戒」概念來，所「戒」的是人性，所得的是仁心。³²對照此一說法，王先生曾說：

仁義禮智的四端良知是大體，耳目官能的感覺作用是小體……故君子以仁義禮智為性，而以耳目官能為命，大體是性，小體是命，心是性，而身是命。這是儒家最莊嚴的存在抉擇³³。

「休閒」的原始狀態乃是在追求耳目官能的愉悅和放鬆，不必然具備價值意涵，而站立在儒家的視野上，「教育」顯然就是寓以仁義禮智之道的過程，企求以「心、性」主導「身、命」。置於本文當中可發現，休閒活動雖然源於人類的本質，但透過人文教化的歷程，休閒活動遂轉為教化人心的活動，由此建構出內在的價值核心。進一步的延伸則可推論，透過休閒教育的歷程將可逐步消解人性本質的素樸面，流轉至化性成人的價值面，而其關鍵之一就在於過程中「戒」的實踐及自覺，以成為仁人君子為期許。

參、從「君子三戒」論休閒教育歷程

王先生儒家休閒觀點的論述在〈儒家思想與休閒生活〉一文中提出了骨架式、大方向的解說，當中涉及到人們的生長歷程與休閒的關聯，並隱含著休閒教育的意味。在王先生的解讀中，透過休閒活動的參與，「道」與休閒合一，於生活中實踐，企求達到「圓滿俱足」的孔顏樂處。從不同角度理解，為「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等三語賦予當代意義，可提醒著休閒活動的參與者，於活動過程中所應把握的方針。

在王先生所理解的儒家思想體系中，王先生認為其實踐的體現就靠在《論語·述而》「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十二個字上，王先生表示：「這句話，是儒家思想的綱維」³⁴，引導休閒生活的準則，不能與之牴觸。置於休閒活動當中，「道、德、仁、藝」乃成為休閒行為判斷的規範及價值基準，同時也是休閒活動在不同休閒階段中所發展的順序，更是休閒教育成立的根本脈絡。基本上的解讀是「道→德→仁→藝」，由此開展休閒活動之依據。相對的，「道←德←仁←藝」，則成為休閒教育的路徑，依循「藝」過程，藉由反省體察，逐步拾階的探索「道、德、仁」各項德行的內涵，如同 Aristotle 休閒概念一般，進入了哲學思維層次，考察天道仁心，甚至是存有論的探究。³⁵

³²關於「性」的論述是儒家思想千古以來的爭議點，非本文所討論。王先生曾比較荀、孟「性論」表示其個人見解，從這一段分析中可了解，在王先生思想中，雖然以為荀子之說是儒家的歧異，但是並非否認人性本有不足，甚至是為惡之處，而王先生的詮釋則將之視為一種「事實義」、「樸素義」的自然傾向，由之，則此概念與 Vico 所舉的「詩性」概念頗為接近。詳見王邦雄，《中國哲學論集》，36-44。

³³王邦雄，《用什麼眼看人生》（臺北：幼獅文化，1999），18。

³⁴關於《論語·述而》這十二字箴言在王先生的儒學思想中可謂核心概念之一，是作為儒家思想由抽象走向具體的實踐道路，將自然天生的才性接引到人文化成的涵養，例如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臺北：漢光出版社，1993），75；《中國哲學論集》，288；《走過人生關卡》（臺北：立緒出版社，2014），132-136。

³⁵在這一個層面上對比，即可見東、西雙方在休閒教育觀的立場上頗有可互通比較之處，然而相形之下，儒家思想較之 Aristotle 之說更有清晰系統路徑可以依循，且論述對象較為廣泛。雙方也都有涉及形上學

對於《論語·季氏》記載「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般解釋主要從年齡的角度解釋不同生命階段的狀態與修養重點。王先生引至休閒活動中做理解時，則以「休閒」的意識進行詮釋，表示休閒不是特定年的專利。³⁶換言之，在生命中的每一個休閒階段與不同休閒層面上都必須時時有所警惕，³⁷在休閒活動中也同樣要以此作為自我察照的依據，如此也才合乎前文所論及的「道、德、仁、藝」的設準，而吾人以為，這一準則也適用於解釋個人在參與休閒時所面對到的歷程。

依照王先生的描述則在休閒活動中應當要把握的警戒有三：「色、鬥、得」。首先，《論語》中所劃分的三個階段「少之時；及其壯也；及其老也」是生命的歷程，也可視為休閒活動的歷程。可解釋個人在參與休閒活動的過程時，所投入的時間與不同階段的境界。以「藝」的觀念帶入，可劃分投入休閒活動的初期、中期與高峰期，而每一階段都有各自的學習狀態以及應當注意的表徵，也就是要警惕「色、鬥、得」三種心理狀態。³⁸而為什麼要強調「戒」？王先生表示「戒」的目的是為了度過人生不得不面對的「關卡」³⁹，並指出「只要過關，一切就是這麼美好」⁴⁰。換言之，如果「不能過關」則生命雖不至於「不美好」，也總是有煩惱，且依王先生的說法，也就無法順利的到達下一個階段。

從休閒活動的角度進一步作了解，當可導出兩個意涵。一則，從前文論證中可得知，王先生認為最理想的狀態是休閒與德行合流，而德行必然不能與生命、生活背離。如此，則隱喻休閒活動之於生命歷程，乃是在協助參與者達成「美好生活」的關鍵。⁴¹另外，在休閒的參與過程中，同樣也有關卡需要面對與超克，如果「不能過關」，則休閒反而是徒增煩惱的環節，亦與「美好生活」相違，所以王先生才會強調「休閒與生活結合，

體系的連結，此亦前文所論，由於雙方都有各自對於形上學的解讀，順其脈絡所發展出的休閒意涵也就會有所不同，既使發展出的行為內涵上有相似之處，但需要注意其原點處的根本差異。最後要提出的是，關於王先生儒家立場的休閒觀，在蘊意上頗須花費篇幅探討，此處僅為概略性說明，旨在點出王先生這一面向思想上的綱領，不擬深究。

³⁶王先生引用「君子有三戒」之說用以解釋生命不同進程中應注意的層面，其中將「休閒」與「老年」進行連結。然，察其文脈，則顯然有其他解讀方向，所以後面文章的描述中才會表示：「倘若，退休之後才有休閒，那麼，休閒豈非無望？」的說法。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9。

³⁷王先生曾在《走過人生的關卡》一書中，以孔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搭配「君子三戒」之說。所反映出的重點有二：首先，孔子之說的前提，是這些生命階段的重要特徵是在達成後，都能「恆常不變」，也就是逐步進展後不會出現任何猶豫，也不會上下反覆。意味著，一旦進階到此一階段，就不會再有前一個階段的陋習產生。但，吾人要提醒的是，此乃「聖人之境」，是孔子自己本身的境界修為，一般人很有可能會反覆游移，因此，在生命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應該是時時以「君子三戒」警惕於心，是以需要「三省吾身」。其次，這也反映出王先生為學特色，會依據不同的問題意識詮釋儒家思想，使得同一段經典出現不同的解釋角度。也顯示王先生對於經典的解讀有著個人融會貫通後的洞見，不拘泥章句限制或既有觀點。王邦雄，《走過人生的關卡》，34。

³⁸如前文所言，在本文理解上，「色、鬥、得」三種心理狀態在不同階段不是「絕對」，而是「相對」，只是比重的不同。

³⁹也就是各階段的生命狀態所需要「戒」的特徵。

⁴⁰王邦雄，《走過人生的關卡》，46。

⁴¹若參考傅偉勳先生的「生命十大層次與價值取向模型」的說法，休閒經驗與生命中諸多層面環環相扣，共築生命價值及意義，有著多元豐富的內涵可資討論。詳見傅偉勳，《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臺北：正中書局，1994）。

還要與修行合流」⁴²。

落在「藝」的角度做解釋，則儒家思想所推展而出的休閒活動不會僅是單純訴求於心理層面的放鬆，將涉及某些技藝的學習與操作，以體現「道」的內化。是以，吾人以為可將這「三戒」階段套入休閒技能的過程中作觀察。下文將依據王先生的見解，解析在休閒活動中「色、鬥、得」三戒所可能的寓意。⁴³

一、「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此處所指的是休閒活動中的客觀表現與主觀浮動，特別是在剛剛投入休閒活動之初，興趣正濃，但技藝不足的階段。王先生提到：

浪漫少年，血氣猶未長成，呈現不穩定的狀態，所以說戒之在色，青春美色成了陷阱，超拔之道，在「十有五而至於學」，「才」在「學」的園地生根，「氣」在「志」的方向升進，此重在「興於詩」的教養。⁴⁴

上述引文適以形容投入休閒活動初期，種種期許漫想、心思不定，總想多方嘗試，難以專心於一特定休閒活動之上。尤其在當前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現代化社會，容易受到商業媒體的煽動，「青春美色」可喻為各種周邊新奇產品，使得休閒活動成為物化人性的過程。⁴⁵同時，「青春美色」亦可喻為各種休閒活動多元複雜的現象，使人想要多方涉獵，難以專注一門。因此，正確的理解休閒活動的本質將成為行為動機的關鍵，能認識自身條件與需求，也就不為外物所累，轉受物質煽動牽引。⁴⁶

王先生提醒，以「十有五而志於學」重新確定參與活動的本源動機，方不至於心猿意馬，並明確的指出「學」以「生根」，「志」以「升進」。穩定的培養一門休閒技能或衷心的參與一項休閒活動，才有耕耘深層的契機，並由此轉出「『興於詩』」的教養。「興於詩」可作兩種解讀：一是做為情緒的暗喻，亦可作為「動機」解釋。以休閒角度論之，投入休閒活動的動機必然與情緒相關，或為紓解，或為取樂，詩歌之根源莫不發之以情緒，所以王先生說：「興於詩，是心志在詩歌中興起」⁴⁷。

⁴²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80。

⁴³此處須提出說明的是，在王先生的說法裡，將「三戒」放在休閒活中做討論，是與個人生命歷程相結合，對照不同年領層提出休閒旨趣。但王先生同樣提到：「休閒不是老年人的專利，倘若，退休之後才有休閒，那麼，休閒豈非無望？所以，休閒是心靈的修養，生活是才藝的養成」。循此思緒，襯托出「休閒與生活」、「心靈與才藝」兩組辯證命題，開展出吾人詮釋空間，由此提出不同角度與層面的詮釋意涵。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9。

⁴⁴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8。

⁴⁵休閒活動是否「必然需要」各種附加消費或是相關設備，當然見仁見智，而吾人所欲指出的是，這些相關配備是「必須」或「僅需」？是「需要」或「想要」？是「適得其所」或是「身分地位」？又是否與參與者本身的能力匹配？例如：初入門自行車愛好者是否有必要添購競技用自行車？此一提問涉及到「人」、「物」之間價值意義的探討。而此觀點又可呼應前文所提到的，孔、顏休閒樂處與物質優劣之間的討論。

⁴⁶王先生曾舉例：「青少年喜歡講『跟著感覺走』，但是感覺是很飄忽的，今天的感覺過去，你就沒有今天，因為明天又是一個新的感覺」。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態，王先生強調「志」的明確與樹立。王邦雄，《人生的智慧》，《臺北：幼獅出版社，1999》，143。

⁴⁷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8。

二是作為「藝」的一環或是代名詞，王先生提及：「詩言志，不學詩就無以言道」⁴⁸，從休閒角度理解則可指向具體的休閒活動。順此解釋，置入休閒概念中，顯示個人對於「休閒活動」的需求有可能是受到情緒所引發，若無培養一特定休閒活動，則這樣的需求流於無所適從的狀態，情緒難以抒懷，「學詩，以言」所揭櫫的正是這一現象的化解過程，也就是，透過固定休閒活動或技能的養成，個體乃藉由這一歷程抒發情緒，展現意識，體驗存有，但是依照王先生的說法，顯然這一休閒歷程也非草率投入，馬虎帶過即可達到，而是要順利度過這「不穩定的狀態」徐徐投入，而非浮泛隨意，至少要達一定程度才能「詩以言志」。⁴⁹由此澄清，明示著休閒活動的參與，著重在活動本身所能產生的頤養性情之功，而非短暫的新鮮、刺激，更不能流於外物制約的欲望滿足。

二、「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投入休閒活動中須經歷一段時日的淬鍊，在休閒技能或程度上已有所進展，雖然能進入從容自得，運轉自如的巧境裡，但要避免的就是陷入意氣用事，逞強互鬥的處境。王先生所說的「鬥」可意指「奔競、追逐」⁵⁰，這股意識落入休閒之中「可以說生命中的可能美好都僵住了」⁵¹，對此王先生的觀點是：

悲喜中年，血氣剛強定型，自我停止成長，人生往天下去爭逐奔競……外王事業反成災難，化解之道，在「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此重在「立於禮」的化成。

52

進階的，當參與休閒活動的經驗達到一定程度時，除了要保持「志」的清明之外，另一重點則要避免「鬥」的意識凝聚，將休閒活動的軸心回歸到自身的意念上。參與休閒所要的是怡然自得的心境，王先生說：「休閒生活不必逃開人間，人間是惟一道場……總在余心之樂」，⁵³蘊謂休閒活動主體性在於自身之樂，「人間」則是具體實踐此樂的客觀場域。

此時可能須提問：若有人意圖從休閒活動中，藉由與人競爭而取樂，是否也可視之為「休閒之樂」？王先生透過「鬥」的概念揭櫫兩點，一方面王先生強調在休閒過程中要獲致的是「自我成長」，一旦在休閒活動中產生競爭意識，則「自我停止成長」。揣測王先生之意，「自我停止成長」指的是個體對於「道、德、仁」的體會與人格提升的進路嘎然停止。一旦產生「鬥」的意識，則原先本於自我的內在動機遂轉為向外競爭的外在動機，此時離「游」的無心自得，自得其樂的心境漸遠，「外王事業反成災難」。

另一方面，延伸這一說法，則須回歸王先生採用的儒家思想設準——「道、德、仁」，

⁴⁸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8。

⁴⁹王先生曾以「花道」、「茶道」為例：「因為在那樣的活動裡，它所代表的意義是修行，修行而後可與道合而為一。所以人生最高的境界是一種藝術。文學創作，藝術美感，與每一個融合在一起，就是意在建立起人我之間的溝通管道，其中有理想，有情意，然後我們才能往最高的理想追尋。」。詳見王邦雄，《人生的智慧》，5-6。

⁵⁰王邦雄，《走過人生的關卡》，30。

⁵¹王邦雄，《走過人生的關卡》，28。

⁵²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9。

⁵³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81。

作為參照依據，換言之，倘若該休閒活動的參與者都能符合儒家思想綱要，則就不是以「鬥」的意識進行，乃轉為「自我成長」的歷程。⁵⁴參與休閒活動原為得閒取樂，若引「鬥」的意識介入，勝負遂成懸念，勝則驕敗成餒，徒增煩惱「反成災難」。考察這層關係後，為避免流於「鬥」的型態，王先生提出「『立於禮』的化成」作為對治。此處的「禮」不僅是社交人際上的禮節表現，「禮是尺度，義是分寸」，關鍵的是個人內在自我的覺知，強調自我約束超克，是克己復禮的仁心。⁵⁵

吾人對王先生所倡的「禮」掌握有三層意涵：一是「主、客體互動」意義，也就是個體並非感覺受到外在規範約束，而是發自仁心自覺，在意向上主動與外在禮制作對應。二是人我會通的管道，借用莊子之說「以禮為翼」，以禮作為輔助人我互動過程的橋樑。⁵⁶三是人文化成的教化意義，結合詩歌舞樂共同提升生命，引導情性轉入挺立，而達化境。換言之，也就是藉由休閒活動過程中其他因素的共冶，提升人格涵養，體現教化的意義。⁵⁷其中「仁心自覺」必為此論點的前提要素，由「仁心」催動，才能避免休閒活動流於競爭場域，達到「仁者無敵」的境地。

三、「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王先生在這篇文章裡引用《論語》為主軸，在解說休閒觀點時也是應對著《論語》的立場，從人的生涯階段做解釋。然，王先生察覺此點間的矛盾，⁵⁸點出此提問後，王先生給了一條線索做提示：

休閒是心靈的修養，生活是才藝的養成……老年在「成於樂」裡休閒，這樣的話，就是「樂在其中」，就是「不改其樂」，更是「樂以忘憂」。⁵⁹

這段引文裡從「樂在其中」到「樂以忘憂」都是王先生在前面文章中所引為說明的例子，要注意的是所舉之例均與年齡無關。⁶⁰再從「藝」的角度對比，儒家「禮、樂、射、御、書、數」也都無年齡上的限制。且，再對照前文裡從「志於道」層層落實到「游於藝」，清楚表述一個程序過程，這一程序過程顯然也與年紀無關。由此，吾人當意識到王先生此說不必然或不盡然指年紀而言。

比對前文，王先生著墨於老年人要能「成於樂」，而解釋「成於樂」的意涵是：「人格在樂舞中完成」⁶¹，又說：「老年休閒了，自我長成了，天地化成了，而天地是化境，

⁵⁴即是，透過技藝較量做評比，檢視「自我成長」的現況（含「人格」與「技藝」兩面向），秉持此意識進行，則得失勝負均足以樂，都有休閒意義。

⁵⁵詳見王邦雄，《中國哲學論集》，293-297。

⁵⁶王先生在此解釋「翼」字為「輔助」之義。詳見王邦雄，《再論緣與命》（臺北：漢光出版社，1988），158。

⁵⁷吾人以為傅先生「生命十大層次與價值取向」模型可作為本文觀點的基礎，顯示休閒活動中的各層面因素之間的連貫與交涉。詳見傅偉動，《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259-282。至於王先生此觀點，詳見王邦雄，《用什麼眼看人生》，75。

⁵⁸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9。

⁵⁹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9。

⁶⁰依據本文旨趣，吾人將「及其老」解讀為「經驗累積的程度」。

⁶¹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8。

此之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⁶²，顯示，王先生文中所意指的不是單純的「老年」，更可意指「心境的成熟」。據此視野端視休閒活動，從「藝」的角度而言，可解釋為純熟精粹的休閒藝能；屏除「藝」的角度而言，可視為個人對於休閒生活體察的默會。⁶³釐清這份認知後，回歸到王先生所提出的建議上：

寂寞老年……所以說戒之在得，飛越之道，在「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此重在「成於樂」的放開，所謂舍得……從自我與天下中退出，才擁有了天地的無限寬廣。⁶⁴

從本文旨趣理解王先生之意，此處「老年」當意會為「休閒中的老年」而非「老年人的休閒」。當個人於休閒活動中累積到相當程度的經驗時，褪去參與初期的「少年」青澀不工，超克「中年」的好勝逞能，回歸到「老年」的精收內斂，專注於內在自我的提升，跳脫客觀的「天下」視野，淡去主觀的「自我」意識，從「藝」的層次深沉的去體驗「道、德、仁」的意境，由此見識「天地的無限寬廣」，所謂「寂寞老年」乃在於此一境界難以言語，只能意會於一人爾。

王先生強調「成於樂」的人格涵化，但若僅以「樂」一字著眼，則人生每一個階段都可以有「樂」的相伴，既然如此，何以要強調以「樂」的蘊意比對「寂寞老年」呢？

卡拉 OK 也成了街頭熱門，要「樂而不淫，哀而傷」，不失其正，不害其和，才算修成正果，可以 OK。⁶⁵

依據這段引文，則老年之所以可以「成於樂」，乃在於人格涵養的火候，行休閒之「藝」，而不違「道、德、仁」之「意」。藉此一立場，可獲致的思路包括後續幾點：一是，休閒活動的參與和技藝的精鍊逐步成熟後，參與者的意識將回歸到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與沉浸，此時所感受的是心靈的層次，「五十而知天命」則掌握「命」的意涵，明辨可為與不可為之涇渭，此處的「命」指的是「限制」，知道了限制，才能知道可能性，⁶⁶也才知道如何在休閒活動中「安身立命」。「六十而耳順」所象徵的也就是超脫世俗觀點與評價的態度，所襯托的是回歸內心的聆聽，從動機、過程到結果，所評鑑的是自己，體察自我的存有而不假外物。

最終，達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直下其觀點，意味著參與者於過程中，

⁶²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9。

⁶³王先生於文末提到「雲淡風輕與傍花隨柳，總在余心之樂……吾人自去修行養成，自然時時皆樂，日日無缺」。說明在不以「藝」為軸的休閒生活中，對待生活情境有著休閒的視角做解讀，這樣的精神態度使得個體對生活採取新的解讀意識，從中獲得休閒樂趣。這種情趣態度顯然是透過「修行養成」內化於己，也是一種「心境的成熟」的面向。換言之，個人休閒視野的養成可透過學習過程刻意的培養，並使之內化於心識中，改變個人認知型態與焦點，從此一面向而言，或可與休閒心理學進行比對，以求進一步理解。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81。

⁶⁴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9。

⁶⁵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81。

⁶⁶此處對於「命」的界定採儒家說法，後續相關對應之道詳見王邦雄，《再論緣與命》，36。另外在《緣與命》一書中也同樣有王先生個人的解讀與觀點。王邦雄，《緣與命》（臺北：漢光出版社，1985）。

毋須刻意意識休閒活動裡的規範約束。深層裡則通過「知天命」凸顯「心」的覺醒，得以區分可為與不可為的限制，「知命」才不「怨命」。達此心境，不復色戒、鬥戒，貫通「道、德、仁」，任意心所暢流，卻「不失其正，不害其和」，避免減損生命的價值，開顯出休閒的正向意義。⁶⁷

肆、王邦雄休閒教育觀的啟示與申論

勞思光先生界定哲學的任務有三，其中最重要的任務乃在於「價值問題的處理」，要能對價值根源意識做探究，並據此省察不同學科的知識基礎。⁶⁸順延此說，吾人以為「休閒教育」當獨立為一門學科，且由於涉及價值意義的引領，因此無論將之視為一個教育的歷程或作為一個休閒的內容，都應該受到哲學的檢核，從哲學的準則上標立學科定位，從中尋覓出相關意義或問題，以作為啟示的線索或引發更深層的哲學思考。

休閒教育作為一個具備教育意涵的學科，其歷程需要合乎教育意義，參考吳靖國的論證當可知，「教育」活動必然隱含著本性發展的意義，乃人之生成的引導歷程，這一歷程的走向應然也必然是朝「善」的趨勢邁進。⁶⁹就其價值意涵而言，王先生化約儒家思想的綱要在於「道、德、仁、藝」四層，其所謂的「善」必然是要合乎「道」的內涵，由此順應生發「德、仁」的內在本性，將內隱的仁心透過「藝」的涵養予以實踐，由此展開其教育意義。

王先生認為教育的意義在於為學生樹立一個「典範」，培養學生能了解「道（路）」，獲得人格典範與生命方向。⁷⁰王先生此說乃是站立在「師道」的立場上闡述，點明「教育」活動之能成立的另一關鍵——「教師」。將王先生之說置入休閒教育之上，則依靠在「教師」的角色應分為兩個走向理解：一是與「藝」的實踐做連結；二是從「教育典範」做討論。「藝」在王先生休閒的概念中具有重要地位，是道心德行具體實踐的範疇，又下學上達的途徑，也就是「學藝以達道」，其關聯性乃以「道—藝」視之。在〈儒家思想與休閒生活〉一文裡，王先生很明確地凸顯「道—藝」間的連結關係，強調「德行與休閒合流」⁷¹。再以先後順序論定，王先生又說：「休閒生活追尋的是美感品味，關鍵在，要善德志業有成，休閒才有存活的餘地」，明確的將道德成長作為休閒活動的前提，其原因是「心安理得，不憂不懼」⁷²。換言之，王先生的休閒教育觀乃將「道」放在絕對前提之上，而通過「藝」去實踐，「藝」的選擇與內涵則不能違背「道」的規準。

將之置入休閒教育的觀點申論，將獲致幾項重要意義：

一、「道—藝」的連貫可視為「休閒—教育」的基礎，但在王先生的主張上需略做修改

⁶⁷王先生在這則文獻中主要是討論儒家對「命」的觀點，吾人據此衍生出對「休閒」的詮釋。王邦雄，《緣與命》，46。

⁶⁸勞思光，《哲學淺說新編》，81-82。

⁶⁹吳靖國，〈G.Vico「詩性智慧」的哲學構造與教育意涵〉。

⁷⁰王邦雄，《人生的智慧》，238-239。

⁷¹王先生在本文中多處提到這一概念，而於該文開宗明義即以提出，依吾人所會意，此概念可視為王先生儒家取向休閒教育觀的核心理念。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3。

⁷²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3-74。

成「教育—休閒」的關係，⁷³。也就是，在休閒活動的一切過程中，「教育」意涵須先設立為必要前提，⁷⁴換言之，休閒教育在實踐之前，必然有一明確的教育目的。而就王先生的角度來看，這一教育目的既是以道德養成為核心，依本文旨趣論述，則此道德養成的界定當參照儒家思想的主要內涵。

二、「休閒—教育」的關係彰顯相互體用的意涵，王先生表示：「道不是乾枯的理想，而是在生活中實踐，在休閒中展開」⁷⁵。在這一層意義上，吾人以為可推論出一個觀點：缺乏「教育」意義的休閒將流於「表面」；忽視「休閒」路徑的教育將不夠「全面」。⁷⁶人心所向均有休閒需求，依據當代西方休閒哲學的其中一種說法，休閒活動是工作之後的一種「補償」或「放鬆娛樂」，⁷⁷則可能使休閒行為流於欲望或本能性的活動，在此概念上，則休閒活動的價值意義不甚明確，甚至在道德界線上呈現模糊狀態，只能見到表面的休閒效果，缺乏深層的休閒體驗與透過休閒而來的涵養。⁷⁸

三、「休閒教育」與「美感」

王先生所主張的休閒觀點上似乎嘗試著連結美感經驗，除了在〈儒家思想與休閒生活〉一文裡，多處將休閒與美感連結並稱之外，也曾以〈休閒美感自家尋〉撰寫文稿，⁷⁹顯示在王先生體驗中「休閒」與「美感」相伴隨。若從劉千美、幽蘭的說法來看，「休閒」與「美感」之間確然存在著緊密的聯繫關係。⁸⁰關於教育與美感之間的探索在教育領域已有諸多論證，美學界亦有學者相當重視美感體驗的教育價值。⁸¹由此可得知「休

⁷³當然，此一結構概念僅為配合本文論述而提出，無論是「教育—休閒」或「休閒—教育」，兩組概念架構都會涉及到語意學上的解釋，非吾人所要處理的環節。

⁷⁴或有人持西方觀點質疑休閒的目的不一定要有教育意涵，抑或有人以為「休閒本身即為目的」背負內聖外王之道、人文化成之說，是否造成心理負擔？若依王先生之說，則道德仁心原本就生而有之，引進「戒」的觀點，是為了樹立一條的道德底線。退一步言之，蔡宏進、沈清松、幽蘭等人的主張中也都揭示休閒活動與道德規範間必然有所連結。順從此說，則「休閒教育」一方面是冀望透過「教育」去鞏固、引導道德善意融會入休閒活動之中；另一方面亦可作為休閒活動道德與否的判斷準則之一。後者的說法乃參照歐陽教先生「教育」、「非教育」、「反教育」的規準而來。蔡氏、沈氏、幽蘭之說可見本文所引文獻。歐陽氏之說詳見歐陽教，《教育概論》（臺北：師大書苑，1991）：14-15。

⁷⁵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5。

⁷⁶這一說法乃是從王先生「藝」的論述出發，王先生對於「藝」的當代界定採取彈性觀點，而不單單以傳統「六藝」角度為範疇。若從當代休閒教育的研究與界定來看，各種正向的休閒活動都可以提供參與者不同的生命體驗和經歷，甚至某些休閒活動，如探索教育、露營活動、戶外探索、冒險治療等，在休閒領域中新興的活動項目，都具有其特殊意涵及教育意義，而這些教育意涵在一般生活情境中是難以獲得的教育經驗。換言之，這些透過這些活動經驗，將能補充一般常態生活或學校教育情境中所無法提供的生命經歷，而使教育向度更為豐富且全面。

⁷⁷徐元民整理目前休閒研究的相關概念後，扼要地歸納出六種類型，本句所引用的乃為當中的兩種界定。詳見徐元民，《體育學導論》，18-19。

⁷⁸例如「唱歌」是種休閒活動，但若只是靡靡之音，則使唱歌流為情緒的宣洩（而非「導引」）。所以王先生主張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不失其正，不害其和」。更甚至濫飲助興、煙毒參雜於休閒活動之中，也就牽涉道德與法規的界線。在將「樂」（唱歌）視為「藝」的界定上，王先生主張如斯之論，同時也可以將之視為一切以「藝」作為休閒的實踐準則。詳見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80。

⁷⁹王邦雄，《用什麼眼看人生》，39-41。

⁸⁰劉千美、幽蘭，〈導言：休閒的哲學、美感與文化〉，《哲學與文化》，1-7。

⁸¹近年來在多元典範的視野下，教育領域試著將美感體驗或美學概念融入不同領域，樹立了課程美學、領導美學、教學美學等課題。而在美學領域中，就吾人所知，曾提出具體論述、建議及觀點的學者，當推漢寶德先生。

閒」、「教育」與「美感」之間的關係密切，細解〈儒家思想與休閒生活〉一文可知，當中關於美感體驗與休閒教育之意涵有三，一是從「藝」的角度進行闡發，休閒教育與美感精神直接連結呈現，可謂休閒教育的實踐面；二是以「德行之美」做論點，凸顯「善」、「美」一道的衍生，當是休閒教育的理想面；三是論人在自然中的休閒場景，是人間德業外的自然面。換言之，王先生的美感視野會通於他的休閒教育主張之中，包括了人為層面、自然層面以及精神層面，各具感受之美、各擅教育之長，也各有休閒之趣，可做不同組合安置，獲取多元休閒美感，亦能各得休閒教育之道。

最後，回顧本文內容，顯然本文不僅是單純的針對休閒活動的觀點進行論述，乃特別著重於休閒活動中的規準與教育意義。以王先生的主張觀之，「教師」於「教育」中具有強烈的不可替代性，就這層界定來說，則休閒教育的運轉也不能將教師的角色排除在外，從「休閒教育」的角度討論，「教師」的意義則與一般教育概念上的內涵略有不同。⁸²

依循王先生之說，則此亦蘊含著儒家綱常倫理的意味，由親親而愛民，從修身而治平。⁸³承此概念，吾人以為在休閒教育過程中「教師」的角色具有幾項意義：首先，合論「休閒—教育」的結構及王先生「道—藝」一貫的概念，顯示教師具有從休閒活動中導引出價值性的作用，約束休閒活動的實踐歷程，而不使參與者流於快感的追求或是失之「正」、「和」，特別是約束「原初詩性」所主導的休閒態度；⁸⁴其次，王先生說：「休閒生活，不光是心境的休養，還要有才藝的養成」⁸⁵，「道」需要有教師的提點，「藝」則需要由教師來傳授，特別是在「三戒」的第一階段，需要有教師作為典範及指導。⁸⁶再次，通過了「三戒」的第一階段後，在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師」的身分逐漸有所轉換，傾向陪伴成長的角色，並在過程中去「欣賞、分享他人的美好」⁸⁷，此時展現的「典範」在於如何的「欣賞與分享」，並從中獲致另一層次的愉悅感。所以王先生表示：「老年休閒了，自我成長了，天下化成了」⁸⁸。換言之，此處的「教師」角色不只是單純的在休閒中進行教育，教育的過程也是指導者本身的休閒過程。⁸⁹此外，「示範欣賞、分享他人的美好」亦是此階段教師的另一層「身教典範」

伍、結論

「休閒」概念備受推崇之後，不覺得夾帶著西方文化意識及學術典範於其中，使人借重社會科學研究脈絡進行探討，熱衷於現象與活動層面的探究，讓人忽略了休閒本質意義的探究。休閒活動源於人類生活需求，容易與享樂、鬆弛、無所事事做聯結，致使

⁸²此處所謂的「一般教育概念的教師」是指從學校教育的角度來界定教師的意義與作用。

⁸³詳見王邦雄，《人生的智慧》，235。

⁸⁴王先生於〈儒家思想與休閒生活〉列舉兩則《論語》典故以為補充，均具有在休閒過程中引導與指點的意味。詳見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6-77。

⁸⁵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8。

⁸⁶這一部分王先生在《人生的智慧》一書中有較多的說明。詳見王邦雄，《人生的智慧》，26-27。

⁸⁷詳見王邦雄，《人生的智慧》，275。

⁸⁸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9。

⁸⁹前文註解曾提及王先生所舉的兩則孔子之例，兩則案例中亦蘊含著此一意涵，王邦雄，《人人身上一部經典》，76-77。

休閒意識混淆，休閒行為失準，許多行為假託「休閒」之名遊走於法紀邊緣，不僅無益於身心，甚至有傷於性命。其根本之道除了繼續借助日益嚴謹的實證研究外，回歸理論的建構以為釐清判準之體亦是不容忽視的關鍵。而在華人社會中，除了廣徵西方思想做為參考外，自身文化體系的本質更有值得對照的蘊意，從既有傳統視野檢視當代休閒文化，將可使既有的休閒文化激盪出新時代的枝椏，並更貼近當代、當地群眾的生活。

透過王先生的詮釋視野，吾人再度檢視了休閒活動中的價值觀中樞，拂去落在「休閒教育」上的塵埃，朗現休閒思想中的教育價值。兩相對照後即可了解，華人傳統休閒思想上雖無明確「休閒」之詞，卻有著豐富「休閒」概念，此概念脈絡中，儒家思想挺立了重要核心架構，而此一架構的極致，則具備著「休閒教育」的底蘊。從王先生所詮釋的理念中，「道、德、仁、藝」乃儒家行為的綱紀，以之評估休閒教育當可作為一明確的教育規準。揣測王先生之意，則此綱要不僅是判斷的準則，更是下學上達的康莊路徑。據此準則體察不同階段的休閒歷程，從「戒」的角度檢視休閒階段中可能潛藏的問題，再據道依仁的引領出正向的教育意涵，進階的發揮休閒活動的教育蘊意，藉此劃分休閒活動的價值意義，標立正向休閒活動的判準依憑。

綜觀當前休閒研究趨勢約略可明白，從中國哲學角度予以探究將可提供休閒領域一個新視角，而此一視角所開顯出的成果將更貼近華人社會的休閒文化，此研究典範與領域間的差異性，在新紀元的當下或許是一個需要關注的趨勢。⁹⁰本文撰寫過程中所引發的相關問題意識與本文未及深探之處當可做為後續研究的前導線索，尤其在確立休閒教育的涵義後，當需進一步從教育哲學角度進行檢視，與中國哲學裡其他不同學派、學者的觀點進行分析。其次，擴大延伸前一概念，在中國哲學的休閒教育觀點確立後，將有助於東、西方休閒教育哲學進行對話，形塑一共同基準以為截補，建構當代臺灣社會休閒領域研究的理論基礎。尤有探究價值的是，王先生所發之議論，重心落在孔子與《論語》思想的休閒意涵。然就哲學史脈絡可見，儒家脈絡發展上，孟子對於孔子思想的傳承有著進一步完善的開展，特別是孟學中關於養性、「義」的概念、孟子的審美觀點，甚至是孟子思想對氣功活動的影響，均是休閒領域研究中可供探究之命題，但是這些命題在王先生的論述中未見其討論，若能進一步予以探究，當可獲致更完整的儒家休閒觀架構。最後，單就王先生思想觀之，王先生思想另涉及道家觀點以及當代新儒家的旨要，這兩個面向的休閒意涵在本研究尚未能著手處理，但均為中國休閒哲學的關鍵組成面貌之一，當試著進一步澄清與討論。透過本文分析後發現，以上路線均可供後續研究者進行探索，由此厚實、充盈休閒教育的內涵，賦予休閒生活更廣闊、豐富的教育意義。

⁹⁰這一說法與近年來學界的本土化意識有關，而本文觀點主要受到簡成熙《新世紀教育哲學的回顧與前瞻》一書所啟發。詳見簡成熙，《新世紀教育哲學的回顧與前瞻》（臺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參考文獻

- 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1992)。中國休閒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 王邦雄 (1988)。再論緣與命。臺北：漢光出版社。
- 王邦雄 (1999)。用什麼眼看人生。臺北：幼獅文化。
- 王邦雄 (1985)。緣與命。臺北：漢光出版社。
- 王邦雄 (1993)。人人身上一部經典。臺北：漢光出版社。
- 王邦雄 (2004)。中國哲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出版社。
- 王邦雄 (2014)。走過人生關卡。臺北：立緒出版社。
- 沈清松 (2010)。休閒與自由：在科技產品與多元他者網絡中的論述。哲學與文化，**436**，91-104。
- 吳靖國 (2004)。G.Vico「詩性智慧」的哲學構造與教育意涵。教育研究集刊，**50** (3)，31-59。
- 林瑩昭 (2004)。婦女休閒教育。台南女院學報，**23**，53-72。
- 吳振鶯 (1999)。教育哲學。臺北：五南出版社。
- 周學雯 (2010)。休閒教育對全人教育的影響。教師天地，**166**，35-39。
- 徐元民 (2003)。體育學導論。臺北：品度出版社。
- 張文禎 (2009)。休閒能力與休閒教育策略關係之研究--以個人休閒生命週期觀點 (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屏東市。
- 勞思光 (1998)。哲學淺說新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勞思光 (2002)。文化哲學講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傅偉勳 (1990)。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臺北：東大出版社。
- 傅偉勳 (1965)。西洋哲學史。臺北：三民出版社。
- 傅偉勳 (1994)。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臺北：正中書局。
- 葉智魁 (2003)。西方古典休閒哲學之探析：Josef Pieper 的休閒觀。戶外遊憩研究，**16** (1)，63-82。
- 葉智魁 (1994)。「逍遙」與「Schole」：莊子與 Aristotle 之休閒觀。戶外遊憩研究，**7** (3)，79-89。
- 葉智魁 (2004)。Aristotle 的休閒觀之探析--兼論善、幸福、與休閒的關係。戶外遊憩研究，**17** (1)，51-75。
- 劉千美、幽蘭 (2010)。導言：休閒的哲學、美學與文化。哲學與文化，**436**，1-7。
- 蔡宏進 (2005)。休閒社會學。臺北：三民出版社。
- 歐陽教 (1999)。教育哲學。高雄：麗文出版社。
- 歐陽教 (1991)。教育概論。臺北：師大書苑。
- 賴文仁 (2002)。以旅遊人類學觀點初探文化慶典個人參與者體驗歷程以大甲媽祖繞境進香活動為例。民俗與文化：民間信仰儀式專刊，**7**，87-105。

